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十九回

雲棧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經

却說那怪的火光前走。這大聖的彩霧隨跟。正行處忽見一座高山。那怪把紅光結聚。現了本相。撞入洞內。取出一柄九齒釘耙來戰。行者喝一聲道：「潑怪！你是那裏來的？那廝怎麼知道我老孫的名號？你有甚麼本事？實實供來。」你性命。那怪道：「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上前來站穩着。我
說與你聽。我

自小生來心性拙。貪閑愛懶無休歇。不曾養性與修真。混沌迷心熬日月。忽朝閑裏遇真仙。就把寒溫坐下說。

勸我回心莫墮凡傷生造下無邊業有朝大限命終時
八難三途悔不喋聽言意轉要修行閉語心回求妙訣
有緣立地拜爲師指示天關並地闕得傳九轉大還丹
工夫晝夜無時輟上至頂門泥九宮下至腳板湧泉穴
周流腎水入華池丹田補得溫溫熱嬰兒姪女配陰陽
鉛汞相投分日月離荒坎虎用調和靈龜吸盡金烏血
三花聚頂得歸根五氣朝元道透徹功圓行滿却飛昇
天仙對對來迎接朗然足下彩雲生身輕體健朝金闕
玉皇設宴會羣仙各分品級排班列勅封元帥管天河
總督水兵稱符節只因王母會蟠桃開宴瑤池邀衆客

那時酒醉意昏沉，東倒西歪亂撒淋，逞雄撞入廣寒宮。
風流仙子來相接，見他容貌挾人寬，舊日凡心難得減。
全無上下失尊卑，扯住搵娥要借歡，再三再四不依從。
東躲西藏心不悅，色膽如天叫似雷，險些跌倒天關關。
糾察靈官奏玉皇，那日吾當命運推。黃梁困不氣，
進退無門難得脫，却被諸神拿住我，酒在心头還不悔。
押赴靈霄見玉皇，依律問成該處決，多虧太白李金星。
出班俯願親言說，改刑重責三千鎊，肉糶處開骨將折。
放生遭貶出天關，福陵山下圖家業，我聞有罪錯投胎。
俗名喚做豬剛鬚。

行者聞言道：「你這厮原來是天蓬水神下界，怪道知我者孫名號。那怪道聲：『你這誰上的弼馬溫？當年撞那禍時，不知帶累我等多少。』今日又來此欺人，不要無禮。喫我一鉞。行者怎肯容情，舉起棒，當頭就打。他兩個在那半山之中，黑夜裏賭鬪，好殺。」

行者金睛似閃電，妖魔環眼似銀花。這一個口噴彩霧，那一個氣吐紅霞。氣吐紅霞，昏處亮；口噴彩霧，夜光華。金箍棒，九齒鉞，兩個英雄實可誇。一個是大聖臨凡世，一個是元帥降天涯。那個因失威儀成怪物，這個幸逃苦難拜僧家。鉞去好似龍爪，棒迎渾若鳳穿花。那個

道你破人親事如殺父。這個道你強姦幼女正該拿罪。言語亂喧譁。往往來來棒架鉞。看看戰到天將曉。那妖精兩膊覺酸麻。

他兩個自二更時分直戰到東方發白。那怪不能迎敵。賤陣而逃。依然又化狂風徑回洞內。把門緊閉。再不出頭。行者在這洞門外看有一座石碣。上書雲棧洞三字。見那怪不出。天又大明。心却思量。恐師父等候。且回去見他。一見再來。捉此怪不遲。隨踏雲點一點。早到高老莊。却說三藏與那諸老談今論古。一夜無眠。正想行者不來。只見天井裏忽然站下行者。行者收藏鐵棒。整衣上廳。叫道師父我

來了。慌得那諸老一齊下拜謝道：「多勞多勞。」三藏問道：「悟空，你去這一夜，拿得妖精在那里？」行者道：「師父，那妖不是凡間的邪祟，也不是山間的怪獸。他本是天蓬元帥臨凡，只因錯投了胎，嘴臉像一個野猪模樣。其實靈性尚存。他說以相爲姓，喚名猪剛鬚。是老孫從後宅裏掣棒就打他。化一陣狂風走了。被老孫着風一棒，他就化道火光，徑轉他那本山洞內，取出一柄九齒釘耙，與老孫戰了一夜。他適纔天將明，怯戰而走，把洞門緊閉不出。老孫還要打開那門，與他見個好歹。恐師父在此疑慮，盼望故先來回個信息。說罷，那老高上前跪下道：「長老，沒及奈何。你雖趕得。」

去了。他等你去後復來。却怎區處。索性累你與我拿住。除了根。纔無後患。我老夫不敢怠慢。自有重謝。將這家財田地。憑衆親友寫立文書。與長老平分。只是要剪艸除根。莫教壞了我高門清德。行者笑道。你這老鬼不知分限。那怪也曾對我說。他雖是食腸大。喫了你家些茶飯。他與你幹了許多好事。這幾年。揀了許多家貲。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喫了你東西。問你祛他怎的。據他說。原是一個天神下界。替你巴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兒。想這等一個女婿也。門當戶對。不怎麼壞了家聲。辱了行止。當真的留他也罷。老高道。長老雖是不傷風化。但名聲不甚好聽。動

不動着人就說高家招了一個妖怪女婿這句話見教人怎當三藏道悟空你既是與他做了一場一發與他做個決絕纔見始終行者道我纔試他一試要子此去一定拿來與你們看且莫憂愁叫老高你還好生管待我師父我去也說聲去就無形無影的跳到他那山上來到洞口一頓鐵棒把兩扇門打得粉碎口裏罵道那饑糠的夯貨快出來與老孫打麼那怪正喘虛虛的睡在洞內聽見打得門响又聽見罵饑糠的夯貨他却惱怒難禁只得拖着釘斗撒精神跑將出來厲聲罵道你這個泥馬溫着實愆期與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門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條打護

大門而入該個禱犯死罪哩行者笑道這個狀子我就打
了大門還有個辨處象你強占人家女子又沒個三姑六
說又無些茶紅酒禮該判個真犯斬罪哩那怪道且休阻
講看老猪這鈿行者使棒支住道你這鈿可是與高老家
做園工築地種菜的有何好處怕你那怪道你錯認了這
鈿豈是凡間之物你且聽我道來

此是煅煉神水鉄磨琢成工光皎潔老君自己動鈴鐺
爨絨親身添炭屑五方五帝用心機六丁六甲費周折
造成九齒玉垂牙鑄就雙環金墜葉身粧六曜排五星
體按四時依八節短長上下定乾坤左右陰陽分日月

六爻神將按天條八卦星辰依次列名爲上寶沁金鉞
進與玉皇鎮丹闕因我修成大羅仙爲吾養就長生客
勅封元帥號天蓬欽賜釘鉞爲御節舉起烈焰并毫光
落下猛風飄瑞雪天曹神將盡皆驚地府閻羅心膽怯
人間那有這般兵世上更無此等鐵隨身變化可心懷
任意翻騰依口訣相携數載未曾離伴我幾年無日別
日食三殮並不丟夜眠一宿渾無礙也曾佩去赴蟠桃
也曾帶他朝帝闕皆因仗酒却行兇只爲倚強便撒潑
上天貶我降凡塵下世儘我作罪業石洞心邪曾吃人
高崖情喜婚姻結見下海掀翻龍住窩上山抓碎虎狼

穴諸般兵刃且休題惟有吾當鈹最切相持取勝有何
難賭闖求功不用說何怕你銅頭鐵腦一身鋼鈹到鬼
消神氣泄

行者聞言收了鐵棒道馱子不要說嘴老孫把這頭伸在
那里你且築一下兒着可能鬼消氣泄那怪真個舉起鈹
着氣力築將來撲的一下鑽起鈹的火光焰焰更不曾築
動一些兒頭皮說得他手麻腳軟道聲好頭好頭行者道
你是也不知老孫因爲關天宮偷了仙丹盜了蟠桃竊了
御酒被小聖二郎擒住押在斗牛宮前衆天神把老孫斧
剝鎚敲刀砍劍剝火燒雷打也不曾損動分毫又被那太

上老君拿了我去。放在八卦爐中。將神火煅鍊。鍊做個火
眼金睛。銅頭鐵臂。不信你。再築幾下。看看疼與不疼。那怪
道。你這猴子。我記得你闖天宮時。家住在東勝神洲。傲來
國花果山。水簾洞裡。到如今。久不聞名。你怎麼來到這裡。
上門子欺我。莫敢是我丈人去那里請你來的。行者道。你
丈人不曾去請我。因是老孫改邪歸正。棄道從僧。保護一
個東土大唐。駕下御弟。叫做三藏法師。往西天拜佛求經。
路過高庄借宿。那高老兒。因話說起。就請我救他女兒。拿
你這饅頭的夯貨。那怪一聞此言。丟了釘釵。唱個大喏道。
那取經人在那里。累煩你引見引見。行者道。你要見他怎

的那怪道。我本是觀世音菩薩。勸善受了他的戒行。這里持齋把素。教我跟隨那取經人。往西天拜佛求經。將功折罪。還得正果。教我等他這幾年。不聞消息。今日既是你與他做了徒弟。何不早說取經之事。只倚兇強上門打我行者。道你莫詭詐欺心。軟我欲爲脫身之計。果然是要保護唐僧。略無虛假。你可朝天發誓。我纔帶你去見我師父。那怪撲的跪下。望空似搗碓的一般。只管磕頭道。阿彌陀佛。南無佛。我若不是真心實意。還叫我犯了天條。劈屍萬段。行者見他賭咒發願。道既然如此。你點把火來燒了你這住處。我方帶你去。那怪真個搬些蘆葦荆棘。點着一把火。

着眼

將那雲棧洞燒得相個破瓦窯。對行者道：「我今已無掛碍了。你却引我去罷。」行者道：「你把釘鈿與我拿着。那怪就把鈿遞與行者。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卽變做一條三股麻繩，走過來把手背綁剪了。那怪真個倒背着手，憑他怎麼綁縛，却又揪着耳朶，拉着他叫快走快走。那怪道：「輕着些兒，你的手重。」揪得我耳根子疼。行者道：「輕不成，願你不得。」常言道：善豬惡拿。只等見了我師父，果有真心，方纔放你。他兩個半雲半霧的徑轉高家庄來，有詩爲証。

金性剛強能尅木，心猿降得木龍躡。金從木順皆爲一。

木戀金仁總發揮。一主一賓無間隔。三交三合有玄微。
性情竝喜貞元聚。同證西方話不違。

頃刻間到了庄前行者排着他的鉞。揪着他的耳道。你看
那廳堂上端坐的是誰。乃吾師也。那高氏諸親友與老高
忽見行者把那怪背綁揪耳而來。一個個忻然迎到天井
中道。聲長老長老。他正是我家的女婿。那怪走上前雙膝
跪下。背着手對三藏叩頭高叫道。師父。弟子失迎。早知是
師父住在我丈人家。我就來拜接。怎麼又受到許多周折。
三藏道。悟空。你怎麼降得他來拜我。行者纔放了手拿釘
鉞柄兒打着喝道。猷子。你說麼。那怪把菩薩勸善事情細

陳了一遍。三藏大喜，便叫高太公取個香案，用老高卽
忙捲出香案。三藏淨了手，焚香，望南禮拜道：「多蒙菩薩聖
恩，那幾個老兒也一齊添香禮拜。」罷。三藏上廳高坐，教
悟空放了繩，行者纔把身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其縛自
解，那怪從新禮拜三藏，願隨西去。又與行者拜了，以先進
者爲兄，遂稱行者爲師兄。三藏道：「既從吾善果，要做徒弟，
我與你起個法名。早晚好呼喚。」道：「師父，我是菩薩，已與
我摩頂受戒，起了法名，叫做豬悟能也。」三藏笑道：「好好，你
師兄叫做悟空，你叫做悟能，其實是我法門中的宗派。悟
能道：「師父，我受了菩薩戒，行斷了五葷三厭，在我丈人家。」

齊莊在
其素館

趣

火居用
向禪地
皆走

持齋把素更不曾動餌。今日見了師父我開了齋罷。三齋道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吃五餌三厭。我再與你起個別名。喚爲八戒。那獸子歡歡喜喜道。謹遵師命。因此又叫做豬八戒。高老見這等去邪歸正。更十分喜悅。遂命家僮安排筵宴酬謝唐僧。八戒上前扯住老高道。爺請我拙荆出來拜見公公伯伯如何。行者笑道。賢弟你既入了沙門。做了和尚。從今後再莫題起那拙荆的話。說世間只有個火居道士。那里有個火居的和尚。我們且來叙了坐次。吃頓齋飯。趕早兒往西天走路。高老兒擺了卓席。請三藏上坐。行者與八戒坐于左右。兩傍諸親下坐。高老把素酒開樽。滿

斟一盃奠了天地。然後奉與三藏。三藏道：「不瞞太公說，貧僧是胎裡素，自幼兒不吃餛。老高道因知老師清素，不曾敢動餛。此酒也是素的，請一杯不妨。」三藏道：「也不敢用酒。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悟能慌了道師父，我自持齋，却不會斷酒。悟空道：老孫雖量窄，吃不上餛，把却也不曾斷酒。」三藏道：「既如此，你兄弟們吃些素酒也罷。只是不許醉飲，誤事。遂而他兩個接了頭鍾，各人俱照舊坐下，擺下素齋。說不盡那杯盤之盛，品物之豐。師徒們燕罷，老高將一紅漆丹盤，拿出二百兩散碎金銀，奉三位長老爲途中之費。又將三領縹布褊衫，爲上蓋之衣。三藏道：「我們是行腳僧。」

週店化飯逢處求齋。怎敢受金銀財帛。行者近前輪開手，
抓了一把握，叫高才。昨日累你引我師父，今日招了一個徒
弟。無物謝你，把這些碎金碎銀權作帶領錢，拿了去買艸
鞋穿。以後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幾個還有謝你處哩。高才
接了叩頭謝賞。老高又道：師父們既不受金銀，望將這粗
表笑納。那表寸心三藏又道：我出家人若受了一絲之賄，
千劫難修。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餅果帶些去做乾糧足
矣。八戒在傍邊道：師父師兄，你們不要便罷。我與他家做
了這幾年女婿，就是掛脚糧也該三石哩。丈人呵，我的直
裓昨晚被師兄扯破了，與我一件青錦袈裟鞋于綻了，與

我一雙好新鞋子。高老聞言，不敢不與。隨買一雙新鞋，將一領襦衫，換下舊時衣物。那八戒搖搖擺擺，對高老唱個喏道：「覆丈母大姨二姨，並姨夫姑舅諸親，我今日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辭，休怪。丈人呵，你還好生看待我渾家，只怕我們取不成經時，好來還俗，照舊與你做女婿過活。」行者喝道：「夯貨，却莫胡說。」八戒道：「哥呵，不是胡說，只恐一時聞有些兒差池，却不是和尚悞了做老婆悞了娶，兩下裡都耽閣了。」三藏道：「少題閑話，我們趕早兒去來。」遂此收拾了一担行李，八戒担着背了白馬，三藏騎着行者，肩擔鐵棒，前面引路，一行三衆，辭別高老及衆親友，投西而去。有

詩為証

滿地煙霞樹色高。唐朝佛子苦勞勞。饑殍一鉢千家飯。
寒着千針一袖袍。意馬肥頭休放蕩。心猿乖劣莫教嚎。
情和性定諸緣合。月滿金華是伐毛。

三。舉進兩路途。有個月平穩。行過了烏斯崖。界猛撞頭冠。
一座高山三藏停鞭勒馬道。悟空悟能。前面山高須索仔細。
仔細。八戒道。沒事這山喚做浮屠山。山中有一個烏巢。
禪師在此修行。老猪也曾會他。三藏道。他有些甚麼勾當。
八戒道。他倒也有些道行。他曾勸我跟他修行。我不曾去。
罷了。師徒們說着話不多時。到了山上好山。但見那。

山南有青松碧檜。山北有綠柳紅桃。鬧聒聒山禽對語。
舞翩翩仙鶴齊飛。香馥馥諸花千樣色。青冉冉蘼艸萬
般奇。澗下有涓涓綠水。崖前有朶朶祥雲。真個是景致非
常幽雅處。寂然不見往來人。

那師父在馬上遙觀。見香檜樹前有一柴艸窩。左邊有麋
鹿啣花。右邊有山猴獻果。樹梢頭有青鸞彩鳳齊鳴。玄鶴
錦雞咸集。八戒指道。那不是烏巢禪師。三藏縱馬加鞭。直
至樹下。却說那禪師見他三衆前來。即便離了巢穴。跳下
樹來。三藏下馬奉拜。那禪師用手攙道。聖僧請起。失迎失
迎。八戒道。老禪師作揖了。禪師驚問道。你是福陵山猪剛

鼠怎麼有此大緣得與聖僧同行。八戒道：前年蒙觀音菩薩勸善願隨他做個徒弟。禪師大喜道：好好。又指定行者問道：此位是誰。行者笑道：這老禪怎麼認得他。倒不認得我禪師道：因少識耳。三藏道：他是我的大徒弟孫悟空。禪師陪笑道：欠禮欠禮。三藏再拜請問：西天大雷音寺，禪在那裏。禪師道：遠哩遠哩。只是路多虎豹難行。三藏怒道：致意再問路途果有多遠。禪師道：路途雖遠，終須有到之日。却只是魔障難消。我有多心經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計二百七十字。若遇魔障之處，但念此經，自無傷害。三藏拜伏于地，懇求那禪師遂口誦傳之。經云：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
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相行識亦復如是舍
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
空中無色無受相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
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
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寂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
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
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
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

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卽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此時唐朝法師。本有根源耳聞一遍。多心經卽能記憶。至今傳世。此乃修真之總綱。作佛之會門也。那禪師傳了經文。踏雲光。要上烏巢而去。被三藏又扯住。奉告定夏間個西去的路程端的那禪師笑云。

道路不難行。試聽我分付。千山千水。深多瘴多魔處。苦遇接天崖。放心休恐怖。行來摩耳巖。側着腳踪步。仔細黑松林。妖狐多截路。精靈滿國城。魔王盈山住。老虎坐

琴堂蒼狼爲主簿。獅象盡稱王。虎豹皆作御。野豬挑担
子。水怪前頭遇。多年老石猴。那里懷嗔怒。你問那相識
他知西去路。

署眼

行者聞言。冷笑道。我們去。不必問他。問我便了。三藏還不
解其意。那禪師化作金光。徑上烏巢而去。長老往上拜謝。
行者心中大怒。舉鐵棒。望上亂搗。只見蓮花生萬朵。祥霧
護千層。行者縱有攬海翻江力。莫想攬着烏巢一縷藤。三
藏見了。扯住行者道。悟空這樣一個菩薩。你搗他窩巢。怎
的行者道。他罵了我兄弟兩個一場去了。三藏道。他講的
西天路徑。何嘗罵你行者道。你那里曉得。他說野豬挑担。

子是罵的八戒。多年老石猴是罵的老孫。你怎麼解得此意。八戒道：師兄息怒。這禪師也曉得過去未來之事。但看他水怪前頭遇。這句話不知驗否。饒他去罷。行者見蓮花祥霧近那巢邊。只得請師父上馬下山往西而去。那一去。管教清福人間少。致使災魔山裡多。畢竟不知前程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游戲之中。暗傳密諦。學者着意心經。方不在讀西遊一記。孤負了作者婆心。不然寶山空手。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凡讀書俱要如此。豈特西遊一記也。

第二十四

黃風嶺唐僧有難

半山中八戒爭先

法本從心生。還是從心滅。生滅盡錄誰請君。自辨別。既然皆已心何用。別人說只須下苦功。扭出鐵中血。絨繩着鼻穿。挽定虛空結。拴在無爲樹。不使他顛劣。莫認賊爲子。心法都忘絕。休教他瞞我。一拳先打徹。現心亦無心。現法法也。轅人牛。不見時。碧天光皎潔。秋月一般圓。彼此難分別。

這一篇偈子。乃是玄奘法師悟徹了多心經。打開了門戶。那長老常念常存一點靈光自透。且說他三衆在路。飡風

宿水帶月披星。早又至夏景炎天。但見那

花盡蝶無情。叙樹高蟬有聲。喧野蕪成繭。火稻妍沼內。

新荷出現

那日正行時。忽然天晚。又見山路傍邊。有一村舍。三藏道。悟空。你看那日落西山。藏火鏡月升東海。現水輪。幸而道傍有一人家。我們且借宿一宵。明日再走。八戒道。說得是我老猪也有些餓了。且到人家化些齋喫。有力氣好挑行李。行者道。這個惡家鬼。你離了家幾日。就生報怨。八戒道。哥呵。比不得你這唱風呵煙的人。我從跟了師父這幾日。長忍半肚餓。你可曉得三藏聞之道。悟能。你若是在家。心

重時不是個出家的了。你還回去罷。那猓子慌得跪下道：師父你莫聽師兄之言。他有些賊埋人。我不曾報怨甚的。他就說我報怨我是個直腸的癡漢。說道肚內餓了好尋個人家化齋。他就罵我是戀家鬼。師父呵。我受了菩薩的戒行。又承師父憐憫。情愿要伏侍師父往西天去。誓無退悔。這叫做恨苦修行。怎的說不是出家的話。三藏道：既是如此。你且起來。那猓子縱身跳起。口裏絮絮叨叨的。擡着擔子。只得死心塌地。跟着前來。早到了路傍人家門首。三藏下馬。行者接了韁繩。八戒歇了行李。都竚立綠陰之下。三藏拄着九環錫杖。按按膝纏篋。織斗蓬。先奔門前。只見

一老者斜倚竹床之上。口裏嚶嚶的念佛。三藏不敢高言。慢慢的叫一聲。施主問訊了。那老者一轍跳將起來。忙攛衣帶出門。還禮道。長老。失迎。你自那方來的。到我寒門。何故。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和尚。奉聖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經。適至寶方天。晚意投檀府告借一宵。萬祈方便。方便。便那老兒擺手搖頭道。去不得。兩天難取經。要取經往東天去罷。三藏口中不語。意下沉吟。菩薩指道。西去。怎麼。此老說往東行。東邊那得有經。晒曬難言。半晌不答。那說行者。素性兇頑。忍不住。上前高叫道。那老兒。你這們大年紀。全不曉事。我出家人。遠來借宿。就把這厭鈍的話。唬謊我。

十分你家窄狹。沒處睡時。我們在樹底下好道也坐一夜。不打攪你。那老者。拈住三藏道。師父。你倒不言語。你那個徒弟。那般拐子臉。別顏腮。雷公嘴。紅眼睛的。一個癆病魔鬼。怎麼返冲撞我。這平老之人行者。笑道。你這個老兒。忒也沒眼色。似那俊刮些兒的。叫做中看不中喫。想我老孫。雖小頗結實。皮裏一團筋哩。那老者道。你想必有些手段。行者道。不敢誇言也。將就看過。老者道。你家居何處。因甚事。削髮爲僧。行者道。老孫祖貫東勝神洲海東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居住。自小兒學做妖怪。稱名悟空。憑本事。淨了一個齊天大聖。只因不受天祿。大反天宮。惹了一場。

災愆如今脫難消災轉拜沙門前求正果保我這唐朝駕
下的師父上西天拜佛走遭怕甚麼山高路險水濶波狂
我老孫也捉得怪降得魔伏虎擒龍踢天弄井都曉得些
兒倘若府上有甚麼丟磚打瓦鋤叫門問老孫便能安鎮
那老兒聽得這篇言語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個撞頭化緣的
熟嘴兒和尚行者道你兒子便是熟嘴我這些時只因跟
我師父走路辛苦還懶說話哩那老兒道若是你不辛苦
不懶說話好道活活的聒殺我你既有這樣手段西方也
還去得去得你一行幾衆請至茅舍裏安宿三藏道多蒙
老施主不叱之恩我一行三衆老者道那一衆在那里行

者·指·着·道·這·老·兒·眼·花·那·緣·陰·下·站·的·不·是·老·兒·果·然·眼·
花·忽·擡·頭·細·看·一·見·八·戒·這·般·嘴·臉·就·說·得·一·步·一·跌·往·
屋·裏·亂·跑·只·叫·關·門·關·門·妖·怪·來·了·行·者·趕·上·扯·住·道·老·
兒·莫·怕·他·不·是·妖·怪·是·我·師·弟·老·者·戰·兢兢·的·道·好·好·好·
一·個·醜·似·一·個·的·和·尚·八·戒·上·前·道·老·官·兒·你·若·以·相·貌·
取·人·乾·淨·差·了·我·們·醜·白·醜·却·都·有·用·那·老·者·正·在·門·前·
與·三·個·和·尚·相·講·只·見·那·莊·南·邊·有·兩·個·少·年·人·帶·着·一·
個·老·媽·媽·三·四·個·小·男·女·歛·衣·赤·脚·插·袂·而·回·他·看·見·一·
匹·白·馬·一·擔·行·李·都·在·他·家·門·首·諠·譁·不·知·是·甚·來·歷·都·
一·擁·上·前·問·道·做·甚·麼·的·八·戒·調·過·頭·來·把·耳·聒·擺·了·幾·

擺長嘴伸了一伸。嚇得那些人東倒西歪。亂踏亂跌。慌得那三藏滿口招呼道。莫怕莫怕。我們不是歹人。我們是取經的和尚。那老兒纔出了門。攙着媽媽道。婆婆起來。少要驚恐。這師父是唐朝來的。只是他徒弟臉嘴醜些。却也山惡人善。帶男女們家去。那媽媽纔扯着老兒。二少年領着兒女進去。三藏却坐在他門樓裏竹床之上。埋怨道。徒弟呀。你兩個相貌既醜。言語又麤。把這一家兒嚇得七損八傷。都替我身造罪哩。八戒道。不瞞師父說。老猪自從跟了你這些時。俊了許多哩。若象往常在高老莊時。把嘴朝前一掬。把耳兩頭一擺。常嚇殺二三十人哩。行者笑道。馱子

不要亂說。把那醜也收拾起些。三藏道：你看悟空說的話。相貌是生成的。你教他怎麼收拾。行者道：把那個耙子嘴。揣在懷裏。莫拿出來。把那蒲扇耳貼在後面。不要搖動。這就是收拾了。那八戒真個把嘴揣了。把耳貼了。拱着頭立於左右。行者將行李。拿入門裏。將白馬拴在樁上。只見那老兒纔引個少年。拿一個拔盤兒。托三盃清茶來獻。茶罷。又分付游齋。那少年又拿一張有窟窿無漆水的舊桌。端兩條破頭折脚的凳子。放在天井中。請三衆涼處坐下。三藏方問道：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在下姓王。有幾位令嗣。道有兩個小兒。三個小孫。三藏道：恭喜恭喜。又問年壽幾

問道癡長六十一歲。行者道：好好好。花甲重逢矣。三藏後
問道：老施主。始初說西天經難取者何也。老者道：經非難
取。只是道中艱澁難行。我們這向西去。只有三十里遠。近
有一座山。叫做八百里黃風嶺。那山中多有妖怪。故有難
取者。此也。若論此位小長老。說有許多手段。却也去得。行
者道：不妨。不妨。有了老孫與我這師弟。任他是甚麼妖怪。
不敢惹我。正說處。又見兒子拿將飯來。擺在桌上。道：聲請
齋。三藏就合掌諷起齋經。八戒早已吞了一碗。長老的幾
句經還未了。那猓子又喫勾三碗。行者道：這個嚼糠好道。
撞着餓鬼了。那老王倒也知趣。見他喫得快道：這個長老

想。真餓了快添飯來。那猷子真個食腸大有他。不撻頭。
一連就喫有十數碗。三藏行者俱各喫不尚兩碗。猷子不
住便還喫哩。老王道。倉卒無穀不敢苦勸。請再進一筋。三
藏行者俱道勾了。八戒道。老兒滴荅甚麼。誰和你發課說
甚麼。五爻六爻有飯只管添。將來就是猷子一頓把他一
家子飯都喫得罄盡。還只說纔得半飽。却纔收了家火。在
那門樓下安排了竹床板鋪睡下。次日天曉。行者去背馬
入戒去整擔。老王又教媽媽整治些點心湯水管待三衆。
方致謝告行老。道此去倘路間有甚不虞。是必還來尋
舍行者道。老兒莫說空話。我個出家人不走向頭路。遂此

策馬挑擔西行。噫這一去果無好路。朝西城定有邪魔降。大災三衆前來。不上半日果逢一座高山。說起來十分險峻。三藏馬到臨崖。斜挑寶轡。觀看果然那

高的是山。峻的是嶺。陟的是崖。深的是壑。響的是泉。鮮的是花。那山高不高。頂上接青霄。這澗深不深。底中見地府。山前面有骨都都白雲。屹嶝嶝怪石。說不盡千丈萬丈。扶魂崖。崖後有灣灣曲曲藏龍洞。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巖。又見些丫丫又帶角鹿。泥泥虫虫看人。獐盤盤曲曲紅鱗。要耍頑頑白面猿。至晚巴山尋穴虎。帶曉翻波出水龍。登的洞門。喇喇響。艸裏飛禽撲。噓

軀起林中走獸掬咩咩行。猛然一陣狼蟲過。赫得人心
跣蹬驚。正是那當倒洞當當倒洞當當倒洞當當倒洞當山。
青岱染成千丈玉。碧紗籠罩萬堆煙。

那師父緩促銀驥。孫大聖停雲慢步。豬悟能磨擔徐行。正
看那山忽聞得一陣旋風大作。三藏在馬上心驚道。悟空。
風起了。行者道。風却怕他怎的。此乃天家四時之氣。有何
懼哉。三藏道。此風甚惡。比那天風不同。行者道。怎見得不
比天風。三藏道。你看這風。

巍巍蕩蕩。巖飄飄渺渺。茫茫出碧霄。過嶺只聞千樹吼。
入林但見萬竿搖。岸邊擺柳連根動。園內吹花帶葉飄。

收網漁舟皆緊纜。落蓬客艇盡拋錨。途半征夫迷失路。山中樵子擔難挑。仙果林間猴子散。奇花叢內鹿兒逃。崖前檜栢顆顆倒。澗下松篁葉葉凋。播土揚塵沙迸迸。翻江攪海浪濤濤。

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師兄十分風大。我們且躲一躲兒乾淨。行者笑道。兄弟不濟。風大時就躲。倘或親面撞見妖精。怎的是好。八戒道。哥阿。你不會聞。待避色如避簪。避風如避箭。哩。我們躲一躲。也不虧人。行者道。且莫言語。等我把這風。抓一把來聞。一聞看。八戒笑道。師兄又扯空頭謊了。風又好抓得過來聞。就是抓得來。便也鑽了去了。

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老孫有個抓風之法，好大聖讓過風頭，把那風尾抓過來，聞了一聞，有些腥氣道：『果然不是好風。』這風的味道，不是虎風，定是怪風。斷乎有些蹊蹺，說不了。只見山波下剪尾跑蹄，跳出一隻那班爛猛虎，慌得那三藏坐不穩，雕鞍翻根頭，跌下白馬，斜倚在路傍。真個是魂飛魄散，八戒丟了行李，掣釘耙，不讓行者走上前，大喝一聲道：『業畜那里走！趕將去！』劈頭就築。那隻虎直挺挺站將起來，把那前左爪輪起，攔住自家的胸膛，往下一抓，唰的一聲，把個皮剝將下來，跼立道傍。你看他怎生惡相，喫那模樣。」

血津津的赤剝身軀。紅強強的灣環腿足。火燄燄的兩鬚。蓬鬆硬擗擗的雙眉。的堅白森森的四個鋼牙。光耀的一雙金眼。氣昂昂的努力大哮。雄糾糾的厲聲高喊。

喊道：慢慢來。慢慢來。吾黨不是別人。乃是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鋒。今奉大王嚴命。在山巡邏。要拿幾個凡夫去做案。酒你是那里來的和尚。敢擅動兵器傷我。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業畜。你是認不得我。我等不是那過路的凡夫。乃東土大唐御弟三藏之弟子。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經者。你早的遠避他方。讓開大路。休驚了我師父。饒你性命。着

似前猖獗。犯舉處却不留情。那妖精那容分說。急急步丟一個架子。望八戒劈臉來抓。這八戒忙閃避。輪犯就架。那怪手無兵器。回身就走。八戒隨後趕來。那怪到了山坡下。亂石叢中。取出兩口赤銅刀。急輪起。轉身來迎。兩個在這坡前一往一來。一冲一撞的賭鬥。那孫行者攙起唐僧道。師父你莫害怕。且坐住。等老孫去助助八戒。打倒那怪好走。三藏纔坐將起來。戰兢兢的。口裏念着多心經。不題。那行者掣了鐵棒。喝聲殺了。此時八戒抖擻精神。那怪敗下陣去。行者道。莫饒他。務要趕上。他兩個輪釘犯。舉鐵棒趕下山來。那怪慌了手脚。使個金蟬脫壳計。打個滾。現了。

原身依然是一隻猛虎。行者與八戒那里肯捨。起着那虎。定要除根。那怪見他趕得至近。却又樞着胸膛。剝下皮來。苦蓋在那卧虎石上。脫真身。化一陣狂風。徑回路口。路口上。那師父正念多心。經被他一把拿住。駕長風。攝將去了。可憐那三藏呵。江流註定多磨。蟄寂滅門中。功行難。那怪把唐僧擒來洞口。按住狂風。對把門的道。你去報大王。說前路虎先鋒。拿了一個和尚。在門外聽令。那洞主傳令。教拿進來。那虎先鋒。腰撒着兩口赤銅刀。雙手捧着唐僧。上前跪下。道。犬王小將不才。蒙鈞令。差山上巡邏。忽遇一個和尚。他是東上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上西方拜佛求。

我擒來奉上。聊具一饌。那洞主聞得此言，喫了一驚。
道：「被。」聞得前者有人傳說三藏法師乃大唐奉旨取經
的師傅，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名喚孫行者，神通廣大，智力
高強，你怎麼能勾捉得他來？先鋒道：「他有兩個徒弟，先來
的使一柄九齒釘耙，他生得嘴長耳大，又一個使一根金
箍鐵棒，他生得火眼金睛，正趕着小將爭持，被小將使一
個金蟬脫壳之計，徹身得空，把這和尚拿來奉獻大王，聊
表一食之敬。」洞主道：「且莫喫他哩。」先鋒道：「大王見食不食，
呼爲劣販。」洞主道：「你不曉得喫了他不打緊，只怕他那
兩個徒弟上門炒鬧，未爲穩便。」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樁。

上待三五日他兩個不來攪擾。那時節一則問他身子乾
淨二來不動口舌。却不任我們心意。或煮或蒸。或煎或炒。
慢慢的自在受用。不遲先鋒。大喜道。大王深謀遠慮。說得
有理。教小的們拿了去。傍邊擁上七八個綁縛子。將唐僧
拿去。好便似鷹拿燕雀。索綁繩纏。這的是苦命江流。思行
者遇難。神僧想悟。能道聲徒弟呵。不知你在那山擒怪。何
處降魔。我却被魔頭拿來。遭此毒害。幾時再得相見。好安
兩你們若早些兒來。還救得我命。若十分遲了。斷然不能
保矣。一邊嗟嘆。一邊淚落如雨。却說那行者八戒。趕那虎
下山坡。只見那虎跑倒了。塌伏在崖前行者舉棒。儘力一

下轉震得自己手疼。八戒復築了一耙，亦將耙齒迸起。原來是一張虎皮，蓋着一塊卧虎石。行者大驚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他計也。」八戒道：「中他甚計？」行者道：「這個叫做金蟬脫壳計。他將虎皮蓋在此，他却走了。我們且回去看看師父，莫遭毒手。」兩個急急轉來，早已不見了三藏。行者大呼如雷道：「怎的好？」師父已被他擒去了。八戒即便牽着馬，眼中滴淚道：「天！天！天！那却往那里找尋？」行者擡着跳道：「莫哭，莫哭。」哭就挫了銳氣。橫豎想只在此山。我們尋尋去來。他兩個果奔入山中，穿岡越嶺，行勾多時，只見那石崖之下，聳出一座洞府。兩人定步觀瞻，果然兇險，但見那

嶺巔尖峰迴響古道青松翠竹依依綠柳岩梧冉冉崖
前有怪石雙雙林內有幽禽對對澗水遠流冲石壁山
泉細滴漫沙堤野雲片片瑤艸芊芊妖狐狡兔亂撒撥
角鹿香獐齊鬪勇劈崖斜掛萬年藤深壑半懸千歲栝
奕奕巍巍敗葦獄開花啼鳥賽天台

行者道賢弟你可將行李放在藏風山凹之間撒放馬匹
不要出頭等老孫去他門首與他賭鬪必須拿住妖精方
纔救得師父八戒道不消分付請快去行者整一整直裰
束一束虎裙掣了棒撞至門前只見那門上有六箇大字
乃黃風嶺黃風洞却便丁字脚踏定執着棒高叫道妖怪

趁早兒送我師父出來，省得掀翻了你的高巢，躡平了你的佳處。那小姪聞言，一個個害怕，戰兢兢的跑入裏面，報道大王禍事了。那黃風怪正坐間，問有何事。小妖道：洞門外來了一個雷公嘴毛臉的和尚，手持着一根許大麤的鐵棒，要他師父哩。那洞主驚張，卽喚虎先鋒道：我教你去巡山，只該拿些山牛野蠶，犯鹿胡羊，怎麼拿那唐僧來，却惹他。那徒弟來此鬧炒，怎生區處。先鋒道：大王放心，穩便高枕，勿礙小將不才。願帶領五十個小較出去，把那甚麼孫行者拿來湊喫。洞主道：我這里除了大小頭目，還有五七百名小較，憑你選擇領多少去，只要拿住那行者，我們纔自

自在在喫那和尚一塊肉情願與你拜為兄弟但恐拿他
 不得遂傷了你那時休得埋怨我也虎怪道放心放心等
 我去來果然點起五十名精壯小妖搥鼓搖旗撚兩口赤
 銅刀騰出門來厲聲高叫道你是那里來的猴和尚敢在
 此間大呼小叫的做甚行者罵道你這個剝皮的畜生你
 弄甚麼脫壳法兒把我師父攝了倒轉問我做甚趁早好
 好送我師父出來還饒你這個性命虎怪道你師父是我
 拿了要與我大王做頓下飯你識起倒回去罷不然拿住
 你一齊湊喫却不是買一個又饒一個行者聞言心中大
 怒疙迸迸銅斧錯嘴滴流流火眼睜圓掣鐵棒喝道你有

多大手段敢說這等大話休走看棒那先鋒急持刀按住這一場果然不善他兩個各顯威能好殺

那怪是個真鴉邪悟空是個鴉卵石赤銅刀架美猴王
渾如壘卵來擊石烏鵲怎與鳳凰爭鴉鵲敢和鷹鷂敵
那怪噴風灰滿山悟空吐霧雲迷日來往不禁三五回
先鋒腰軟全無力轉身敗了要逃生却被悟空抵死逼

那虎怪抵架不住回頭就走他原來在那洞主面前說了
嘴不敢回洞徑往山坡上逃生行者那里口放就着棒隨
後趕來呼呼吼吼喊聲不絕却趕到那藏風山凹之間正
擡頭見八戒在那里放馬八戒忽聽見呼呼聲喊回頭觀

看乃是行者起敗的虎怪就丟了馬舉起鉆刺斜着頭一築可憐那先鋒脫身要跳黃絲網箠知又遇罩魚人却被八戒一鉆築得九個窟窿鮮血具一頭腦髓盡流乾有詩爲証

三二年前歸正宗持齋把素悟真空誠心要保唐三藏
初乘沙門立此功

那猓子一脚躡住他的脊背兩手輪鉆又築行者見了大喜道尤第且是這等他領了幾十個小妖敢與老孫賭鬥彼我打敗了他轉不往洞跑却跑來這里尋死虧你接着不然又走了八戒道弄風攝師父去的可是他行者道正

是正是八戒道你可曾問他師父的下落麼行者道這姪
把師父拿在洞裏要與他甚麼鳥大王做下飯是老孫惱
了。就與他鬪將這里來。却被你送了性命。兄弟呵。這個功
勞。算你的。你可還守着馬與行李等。我把這死姪拖了去。
再到那洞口。索戰。須是拿得那老妖。方纔救得師父。八戒
道。哥哥說得有理。你去。你去。若是打败了這老妖。還趕將
這里來。等老猪截住。殺他。好行者一隻手提着鐵棒。一隻
手拖着死虎。徑至他洞口。正是

法師有難逢妖怪

情性相和伏亂魔

畢竟不知此去可降得妖怪。救得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須彌靈吉定風魔

却說那五十個敗殘的小妖，拿着些破旗破鼓，撞入洞裏，報道大王虎先鋒戰不過那毛臉和尚，被他趕下東山去了。老妖聞說，十分煩惱，正低頭不語，默思計策，又有把前門的小妖道：大王虎先鋒被那毛臉和尚打殺了，拖在門口罵戰哩。那老妖聞言，愈加煩惱道：這厮却也無知，我倒不曾喫他師父，他轉打殺我家先鋒，可恨可恨，叫取披掛來，我也只聞得講甚麼孫行者，等我出去，看是個甚麼九頭八尾的和尚，拿他進來，與我虎先鋒對命。眾小妖急

急擡出披掛。老妖結束齊整。綽一桿三股鋼叉。帥羣妖跳出本洞。那大聖佇立門外。見那怪走將出來。着實驍勇。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金盔幌日。金甲凝光。盔上纓飄山雉尾。羅袍罩甲淡鵝黃。勒甲縵盤龍耀彩。護心鏡繞眼輝煌。鹿皮靴。槐花染色。錦圍裙。柳葉絨妝。手持三股鋼叉利。不亞當年顯聖郎。

那老妖出得門來。厲聲高叫道。那個是孫行者。這行者腳躡着虎姪的皮囊。手執着如意的鐵棒。答道。你孫外公在此。送我師父來。那怪仔細觀看。見行者身軀鄙猥。面容

羸瘦不滿四尺。笑道：可憐可憐。我只道是怎麼樣，拔翻不
倒的好漢。原來是這般一個骷髏的病鬼。行者笑道：你這
個兒子忒沒眼力。你外公雖是小小的，你若肯照頭打一
又柄，就長六尺。那怪道：你硬着頭，喫吾一柄。大聖公然不
懼。那怪果打一下來，他把腰躬一躬，足長了六尺。有一丈
長短，慌得那妖把鋼叉接住，喝道：孫行者，你怎麼把這護
身的變化法兒拿來我門前使出？莫弄虛頭。走上來，我與
你見見手段。行者笑道：兒子阿，常言道：留情不舉手，舉手
不留情。你外公手兒重重的，只怕你捱不起這一棒。那怪
那容分說，撚轉鋼叉，望行者當胸就刺。這大聖正是會家

不忙忙家不會理開鐵棒使一箇烏龍掠地勢撥開鋼叉
又照頭便打他二人在那黃風洞外這一場好殺

妖王發怒大聖施威妖王發怒要拿行者抵先鋒大聖
施威欲捉精靈救長老又來棒架棒去又迎一個是鎮
山都總帥一個是護法美猴王初時還在塵埃戰後來
各起在中央點鋼叉尖明銳利如意棒身黑纏黃戳着
的魂歸冥府打着的定見閻王全憑着手疾眼快必須
要力壯身強兩家捨死忘生戰不知那個平安那個傷
那老妖與大聖鬪經三十回合不分勝敗這行者要見功
績使一個身外身的手段把毫毛揪下一把用口嚼得粉

碎望上一噴，叫聲變變，有個百十個行者，都是一樣打扮。各執一根鐵棒，把那怪圍在空中。那怪害怕，也使一般本事，急回頭望着巽地上，把口張了三張，嘩的一口氣吹將出去。忽然間，一陣黃風從空刮起，好風真個利害。

冷冷颼颼，天地變無影無形。黃沙旋穿林折嶺，倒松梅播土揚塵。崩嶺坵黃河浪濤徹底，渾湘江水湧翻波。轉碧天振動，斗牛宮爭些刮倒森羅殿。五百羅漢鬧喧天，八大金剛齊嚷亂。文殊走了青毛獅，普賢白象難尋覓。真武龜蛇失了羣，拚撞騾子飄其韉。行商喊叫告蒼天，稍公拜許諸般愿。煙波性命浪中流，名利殘生隨水辦。仙

山洞扉巖攸攸。海島寒萊昏暗暗。老君難顧煉丹爐。盡
星收了龍鬚扇。王母三去赴蟠桃。一風吹亂裙腰釧。二
郎迷失灌州城。哪叱難取匣中劍。天王不見手中塔。魯
班吊了金頭鑽。雷音寶闕倒三層。趙州石橋崩兩斷。一
輪紅日蕩無光。滿天星斗皆昏亂。南山烏往北山飛。東
湖水向西湖漫。雌雄拆對不相呼。子母分離難叫喚。龍
王過海拔夜叉。雷公到處尋烟電。十代閻王覓判官。地
府牛頭追馬面。這風吹到普陀山。捲起觀音經一卷。白
蓮花卸海邊飛。吹倒菩薩十二院。盤古至今曾見風。不
似這風來不善吻。喇喇乾坤險不咋崩開。萬里江山都

是顛。

那妖怪使出這陣狂風，就把孫大聖毫毛變的小行者，刮得在半空中，却似紡車兒一般亂轉，莫想輸得棒，如何攏得身。慌得行者將毫毛一抖，收上身來，獨自箇舉着鐵棒，上前來打。又被那怪劈臉噴了一口黃風，把兩隻火眼金睛刮得緊閉，合莫能睜開。因此難使鐵棒，遂敗下陣來。那妖收風回洞不題。却說豬八戒見那黃風大作，天地無光，牽着馬，守着擔，伏在山凹之間，也不敢睜眼，不敢擡頭，口裏不住的念佛許願，又不知行者勝負何如。師父死活何如，正在那疑思之時，却早風定天晴，忽擡頭往那洞門

前石處，却也不見兵戈，不聞鑼鼓，鐵子又不敢上他門，又没人看守馬匹行李，果是逃退兩難，惶惶不已。憂慮間，只聽得孫大聖從西邊吆喝而來，他纔欠身迎着道：「哥哥，好人風阿！你從那里走來？」行者擺手道：「利害利害！我老孫自為人，不曾見這大風。那老妖使一柄三股鋼叉，來與老孫交戰，戰到自三十餘合，是老孫使一個身外身的本事，把他圍打，他甚着急，故弄出這陣風來。果是兇惡，刮得我站立不住，收了本事，冒風而逃。喂，好風，喂，好風，老孫也會呼風，也會喚雨，不曾似這個妖精的風惡。」八戒道：「師兄，那妖精的武藝如何？」行者道：「也看得過，又法兒倒也齊整，與老

孫也戰個手平却只是風惡了。難得見他。八戒道：似這般怎生救得師父？行者道：救師父且等再處。不知這里可有眼科先生？且教他把我眼醫治醫治。八戒道：你眼怎的來？行者道：我被那怪一口風噴將來，吹得我眼珠酸痛。這會子冷淚常流入戒道：哥阿，這半山中天色又晚，且莫說要甚麼眼科，連宿處也沒有了。行者道：要宿處不難，我料着那妖精還不敢傷我師父，我們且惹上大路尋箇人家住下。過此一宵，明日天明再來降怪罷。八戒道：正是正是。他却牽了馬挑了擔，出山凹行上路口。此時漸漸黃昏，只聽得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聲，二人停身觀看，乃是一家莊。

院影影的有燈火光明。他兩個也不管有路無路，漫艸而行，直至那家門首，但見

紫芝翳翳，白石蒼蒼。紫芝翳翳，多青艸。白石蒼蒼，半綠苔。數點小螢光灼灼，一林野樹密排排。香蘭馥郁，嫩竹新栽。清泉流曲澗，古栢倚深崖。地僻更無遊客到，門前惟有野花開。

他兩個不敢擅入，只得叫一聲開門開門。那裏邊有一老者，帶幾個年幼的農夫，又鈿掃帚，齊來問道：甚麼人？行者躬身道：我們是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因往西方拜佛求經，路過此山，被黃瓜大王拿了我師父進去。我們

還未救得。天色已晚。特來府上告借一宵。萬望方便。方便。那老者答禮道。失迎失迎。此間乃雲多人少之處。却纔聞得叫門。恐怕是妖狐老虎。及山中強盜等類。故此小介馬頭多有冲撞。不知是二位長老。請進請進。他兄弟們牽馬挑擔而入。徑至裏邊。拴馬歇擔。與莊老并兒敘坐。又有蒼頭獻茶。茶罷。捧出幾碗胡麻飯。飯畢。命設鋪就寢。行者道。不睡還可。敢問善人。貴地可有賣眼藥的。老者道。是那位長老害眼。行者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們出家人。自來無病。從不曉得害眼。老人道。既不害眼。如何討藥。行者道。我們今日在黃風洞口。救我師父。不期被那怪將一口風噴

東吹得我眼珠酸痛。今有些眼淚汪汪。故此要尋眼藥。那老者道。善哉善哉。你這個長老。小小的年紀。怎麼說謊。那黃風大聖風。最利害。他那風。比不得甚麼。春秋風。松竹風。與那東西南北風。八戒道。想必是甲腦風。羊耳風。太麻風。偏正頭風。長者道。不是不是。他叫做三昧神風。行者道。怎見得老者道。那風。

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裂石崩崖惡。吹人命卽休。

你們若遇着他那風吹了時。還想得活哩。只除是神仙方可得無事。行者道。果然果然。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的晚輩。這條命急切難休。却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那

老者道：「既如此說，也是個有來頭的人。我這做處，却無賣眼藥的。老漢也有些迎風冷淚，曾遇異人傳了一方名喚三花九子膏，能治一切風眼。行者聞言，低頭唱喏道：「願求些兒點試試。」那老者應承，卽走進去取出一箇瑪瑙石的小罐兒來，拔開塞口，用玉簪兒蘸出少許，與行者點上。教他不得睜開，寧心睡覺。明早就好。點畢，收了石罐，徑領小介們退於裏面。八戒笑道：「先生，你的明杖兒，泥行者道：『你這神皮閉著眼亂摸。」八戒道：「先生，你的明杖兒，泥行者道：『你這個囔糟的猷子，你照顧我做瞎子哩。』」那猷子啞啞的暗笑。而睡行者坐在鋪上，轉運神功，只到三更後，方纔睡下。不

覺又是五更將曉。行者抹抹臉，睜開眼道：「果然好樂比當，更有百分光明，却轉頭後邊望望，呀，那里得甚房舍廳門。但只見些老槐高柳，兄弟們都睡在那綠莎茵上。那八戒醒來道：『哥哥你嚷怎的？』行者道：『你睜開眼睛看看。』猓子忽陸頭見沒了人家，慌得一轂輓爬將起來道：『我的馬哩！』行者道：『樹上拴的不是行李呢？』行者道：『你頭邊放的不是？』八戒道：『這家子也懋懋他般了，怎麼就不叫我們一聲？』通得老豬知道也好，與你送些茶果，想是躲門戶的，恐怕里長曉得，却就連夜搬了。噫，我們也忒睡得死，怎麼他家拆房子响，也不聽見响响。』行者吸吸的笑道：『猓子不要亂嚷，你

看那樹上，是箇甚麼紙帖兒。八戒走上前，用手搗了，原來上面四句頌子云：

莊君非是俗人居

護法伽藍點化魔

妙藥與君醫眼痛

盡心降怪莫躊躇

行者道：這夥強神，自換了龍馬，一向不曾點他。他倒又來弄虛頭。八戒道：哥哥莫扯架子，他怎麼伏你點札。行者道：兄弟，你還不知哩。這護教伽藍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奉菩薩的法旨，暗保我師父者。自那日報了名，只爲這一向有了你，再不曾用他們。故不曾點札罷了。八戒道：哥哥既奉法旨，暗保師父，所以不能現身明顯，故此點化。

仙莊你莫怪他昨日也虧他與你點眼。又虧他管了我們一頓齊飯。亦可謂盡心矣。你莫怪他。我們且去救師父來。行者道：兄弟說得是。此處到那黃風洞口不遠。你且莫動身。只在林子裏看馬守檐。等老孫去洞裏打聽打聽。看師父下落何如。再與他爭戰。八戒道：正是這等。討一箇先活的實信。假若師父死了。各人好尋頭幹事。若是未死。我們好竭力盡心。行者道：莫亂談。我去也。他將身一縱。徑到他門首。門尚關着睡覺。行者不叫門。且不驚動妖怪。捻着訣。念箇咒語。搖身一變。變做一箇花腳蚊蟲。與箇小巧。有詩為証。

擾擾微形利喙。嚶嚶聲細如雷。闌房紗帳善通隨。正愛
炎天暖氣。只怕薰煙撲扇。偏憐燈火光輝。輕輕小小忒
鑽疾。飛入妖精洞裏。

只見那把門的小妖。正打鼾睡。行者往他臉上叮了一口。
那小妖翻身醒了。道我爺啞好大蚊子。一口就叮了一口。
大疣疽。忽睜眼道。天亮了。又聽得支的一聲。二門開了。行
者嚶嚶的飛將進去。只見那老妖。分付各門上謹慎。一壁
廂收拾兵器。只怕昨日那陣風。不曾刮去。孫行者。他今日
必定還來。來時定教他一命休矣。行者聽說。又飛過那廳
堂。徑來後面。却見一層門。關得甚緊。行者漫門縫兒。鑽將

進去原來是個大空圈子。那壁廂定風搭土，繩纏索綁着。唐僧哩，那師父紛紛淚落心，心只念着悟空悟能，不知都在何處。行者停翅，可在他光頭上，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他的聲音，道：「悟空阿，想殺我也。你在那裏叫我哩？」行者道：「師父，我在你頭上哩。你莫要心焦，少得煩惱。我們務必拿住。妖精方纔救得你的性命。唐僧道：徒弟阿，幾時纔拿得妖精麼？」行者道：「拿你的那虎怪，已被八戒打死了。只是老妖的風勢利害，料着只在今日，管取拿他。你放心莫哭。我上巉說聲去。」嚶嚶的飛到前面，只見那老妖坐在上面，正點札各路頭目，又見那洞前有一個小妖，把箇令字旗磨。

一磨。搗上廳來報道。大王小的巡山。纔出門。見一個長嘴大耳。撮的和尚。坐在林裏。若不是我跑得快些。幾乎被他捉住。却不見昨日那個毛臉和尚。老妖道。孫行者不在。想必是風吹死也。再不。便去那里求救兵去了。衆妖道。大王若果吹殺了他。是我們的造化。只恐吹不死他。他去請些神兵來。却怎生是好。老妖道。怕他怎的。怕那甚麼神兵。若還定得我的風勢。只除了靈吉菩薩來。是其餘何足懼也。行者在屋梁上。只聽得他這一句言語。不勝歡喜。卽抽身飛出現本相。來至林中。叫聲兄弟。八戒道。哥。你往那里去。來剛纔一個打令字旗的妖精。被我趕了去也。行者笑道。

虧你虧你老孫變做蚊蟲兒進他洞去探看師父原來師父被他綁在定風檠上哭哩是老孫分付教他莫哭又飛在梁上聽了一聽只見那拿令字旗的喘噓噓的走進去報道只是被你趕他却不見我老妖亂猜亂說說老孫是風吹殺了又說是請神兵去了他却自家供出一個人來甚妙甚妙八戒道他供的是誰行者道他說怕甚麼神兵那個能定他的風勢只除是靈吉菩薩來是但不知靈吉住在何處正商議處只見大路傍走出一個老公公來你看他怎生模樣

身健不扶拐杖冰髯雪鬚蓬蓬金花耀眼意朦朧瘦骨

衰筋強硬，屈背低頭，緩步龐眉赤臉如童，看他容貌是
人稱，却似壽星出洞。

八戒望見大喜道：「師兄常言道：『要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
你上前問他一聲何如？真個大聖藏了鐵棒，放下衣襟上
前叫道：「老公公，問訊了。那老者半答不答的，還了箇禮道：『
你是那裏和尚？這曠野處有何事幹？』行者道：『我們是取經
的聖僧，昨日在此失了師父，特來動問公公一聲。靈吉菩
薩在那裡住？』老者道：『靈吉在直南上，從此處到那里，還有
二千里路，有一山呼名小須彌山，山中有箇道場，乃是普
薩講經禪院。汝等是取他的經去了。』行者道：『不是取他的

經我有一事煩他不知從那條路去。老者卅手向南指道。這條羊腸路就是了。哄得那孫大聖回頭看路。那公公化作清風。寂然不見。只見路傍遺下一張簡帖。上有四句頌子云。

上覆齊天大聖聽。

老人乃是李長庚。

須彌山有飛龍杖。

靈吉當年受佛兵。

行者執了帖兒。轉身下路。八戒道。哥阿。我們連日造化低了。這兩日。懺日裏見鬼。那個化風去的老兒是誰。行者把帖兒遞與八戒。念了一遍。道。李長庚是那個。行者道。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號。八戒慌得望空下拜。道。恩人。恩人。老。

猪若不虧金星。奏准玉帝時。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子行者道。兄弟。你却也知感恩。但莫要出頭。只藏在這樹林深處。仔細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尋須彌山請菩薩去耶。八戒道。曉得曉得。你只管快快前去。老猪學得箇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孫大聖跳在空中。縱筋斗雲。徑往直南上去。果然速快。他點頭徑過三千里。拷腰八百有餘程。須臾見一座高山。半中間有祥雲出現。瑞靄紛紛。山凹裏果有一座禪院。只聽得鐘磬攸揚。又見那香煙繚繖。大聖直至門前。見一道人。項掛數珠。口中念佛。行者道。道人作揖。那道人躬身答禮。道。那裏來的老偷行者。道。這可是靈吉菩

薩講經處。應道。人道。此間正是。有何話說。行者道。累煩你老人家。與我傳合傳。答。我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的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今有一事。要見菩薩。道人笑道。老爺字多話多。我不能全記。行者道。你只說是唐僧徒弟孫悟空來了。道人依言。上講堂傳報。那菩薩卽穿袈裟。添香迎接。這大聖。纔舉步入門。往裏觀看。只見那

講堂。錦繡一屋。威嚴衆門人。齊誦法華經。老班首。輕敲金磬。佛前供養。蓋是仙果仙花。案上安排。皆是素椽素品。燭燈寶燭。條條金鼠。射虹霞。覆你真香。道道玉煙。兼彩霞。正是那講罷心閑。方入定。白雲片片。梳松梢。靜

收慧劍魔頭絕般若波羅善會高

那菩薩整衣出迓行者登堂坐了客位。隨命看茶。行者道：「茶不勞賜，但我師父在黃風山有難，特請菩薩施大力，降怪救師。」菩薩道：「我受了如來法令，在此鎮押黃風怪，如來賜了我一顆定風丹，一柄飛龍寶杖。當時被我拿住，饒了他的性命，放他去隱性歸山，不許傷生造孽。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師，有違教令，我之罪也。那菩薩欲留行者治療，相敘行者懇辭，隨取了飛龍杖與大聖一齊駕雲。不多時至黃風山上。菩薩道：「大聖這妖怪有些怕我，我只在雲端內住定，你下去與他索戰，誘他出來，我好施法力。」行者依

言按落雲頭，不容分說，掣鐵棒，把他洞門打破，叫道：「妖怪，還我師父來也。」慌得那把門小妖，急忙傳報，那怪道：「這潑猴着實無禮，再不伏善，反打破我門。」這一出去，使陣神風，定要吹妖，仍前披掛，手綽綱叉，又走出門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燃叉當胸就刺。大聖側身躲過，舉棒對面相還，戰不數合，那怪吊回頭，望巽地上，纔待要張口呼風，只見那半空裏靈吉菩薩，將飛龍寶杖，丟將下來，不知念了些甚麼咒語，那是一條八爪金龍，撿刺的輪開兩爪，一把抓住妖精，看頭兩三棒，摔在山石崖邊，現了木相，却是一箇黃毛貂鼠，行者赶上，舉棒就打，被菩薩攔住道：「大聖莫傷。」

老鼠亦
得道乎
偷油乎
各得偷
油之道
如此
六日得
道者多
矣

他命我還要帶他去見如來，對行者道：他本是靈山腳下的得道老鼠，因為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燈火昏暗，恐怕金剛拿他，故此走了。却在此處成精作怪。如來照見了他，不該死罪，故着我轄押，但他傷生造孽，拿上靈山。今又冲撞大聖，陷害唐僧，我拿他去見如來，明正其罪。纔算這場功績哩。行者聞言，却謝了菩薩，菩薩西歸不題。却說猪八戒在那林內，正思量行者，只聽得山坡下叫聲：悟能兄弟，牽馬挑擔來耶。那猓子認得是行者聲音，急收拾跑出林外，見了行者道：哥哥怎的幹事來？行者道：請靈吉菩薩使一條飛龍杖，拿住妖精，原來是箇黃毛貂鼠成精，被他拿

去靈山見如來去了。我和你洞裏去救師父。那猓子纔懼
懼。喜喜。二人撞入裏面。把那一窩狡兔。妖狐。香獐。角鹿。一
頓釘釘鐵棒。盡情打死。却往後園拜救師父。師父出得門
來問道。你兩人怎生捉得妖精。如何方救得我行者。將那
請靈吉降妖的事情。陳了一遍。師父謝之不盡。他兄弟們
把洞中素物。安排些茶飯喫了。方纔出門。找大路向西而
去。畢竟不知向後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靈吉二字最可思。大抵凶惡悔吝。都從癡愚不醒得
來。人若不自知耳。知則有何悔吝哉。非深于易者。不

能知此

黃毛老鼠我心之偷者是問何以有風曰偷則風矣
風則偷矣

黃風是病靈吉是藥都在本身尋取勿認作實事今
作者笑人也